

DUKU

读库

1304

DUKU

读库

1304

主编 张立宪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库1304/张立宪主编.—北京:新星出版社,2013.7

ISBN 978-7-5133-1240-0

I. ①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17.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4215号

读库1304

出版发行: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谢 刚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010-88310888

传 真: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经销电话:010-80897213

官方网站:www.duku.cn

邮购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

印 刷: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645mm×925mm 1/16

印 张:20

版 次:2013年8月第一版 2013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33-1240-0

定 价:30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;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芒果 繪

編號: 1304

DUKU1304

2013.8.6

1-75	下乡养儿（上）	冯丽丽
76-137	九爷	大 力
138-157	战乱年月	姜淑梅
158-181	《雨果》DNA	亓冠奇
182-270	汉家陵阙	王 南
271-317	漫邮记：戏曲之美	谭夏阳

下乡养儿（上）

冯丽丽

在下乡之前，我八岁的女儿天天退学在家已经一年多了。

天天刚上幼儿园的时候非常紧张，两个月后，我和她爸爸戎就给她换了一家。可她还很紧张。没几个月，我们又给她换，结果依然糟糕。接下来我们拼命给她找“好”幼儿园，又换了第四个、第五个。幼儿园越来越贵，离家越来越远，天天却越来越焦虑。最后每次到了幼儿园门口，她都要抓着我的手不放，纠缠很久才能进去。

终于上小学了，我们以为会好一点，至少她很聪明，功课不成问题。可是第一天上学回来，她就哭了，说规矩很多，她很害怕。我们想，时间长了也许就习惯，但是她每天回来都哭，晚上不敢睡觉，担心一醒又要上学。两个星期后，她就不敢进校门了。我们想了各种办法，跟老师也沟通了好几次，没有用，天天到了校门口就脸色苍白，身体僵硬，站在门口，不管怎么劝怎么推，也无法走进那个普普通通的大门。好几次我们只好又拉着她走回家。

最后一次，当她还是不敢进学校时，我和戎决定放弃。我们拉着

天天的手往家里走，她大哭，我也眼泪哗哗流。

我和戎本来都有全职工作，天天退学后，为了陪她，我们又找了新工作，给出版社和杂志社当编外校对员，有很多自由时间。

没想到退学之后，日子更艰难。

天天怕别人笑话她不上学，星期一到星期五不敢出门，只到了周六、周日才和我们一起逛公园和商店。楼里的飞飞和浩浩，每天放了学要参加很多课外班，回家还要写作业。天天经常去敲门，可是他们都要写作业，周六日要上课外班，没空玩。于是她从早到晚都待在家里，除了让我们陪她玩过家家、捉迷藏以外，就是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。

我们俩打起精神，努力陪她玩，天天什么时候醒，我们就什么时候陪着她，她什么时候想睡了，我们才睡。

但是情况却越来越糟。天天本来从小就爱做梦，偶尔也做噩梦。但是退学后，她的噩梦越来越多。后来她就害怕睡觉，因为一睡觉就会做噩梦。每天晚上她都又困又怕，又想睡又不敢睡，每天都要哭很久。

我和戎想尽了办法，开着灯，讲故事，放音乐，枕头下面放护身符……可这些都不管用。每天晚上，天天都哭着说怕睡觉，我俩继续出新点子。天天哭着说：“别再骗我了，那些不管用！到底怎么办啊？我困，我想睡觉。”

有一天晚上，我们躺在床上，天天还是说怕噩梦。这次我们安慰了很久，看墙上的表都过了半夜十二点，我累得头疼，话都说不连贯了，戎也哈欠连天，可天天还在说：“我怕噩梦，我不敢睡，怎么办？帮帮我。”

戎徒劳地说着：“梦都是假的，没有危险。”

天天哭了：“我知道，可是你不知道我的梦多可怕，我害怕！”

天天哭着，戎突然翻身坐起，说：“反正也不能睡，天天，起来玩吧，什么时候不怕了再睡，爸爸妈妈陪着你。”

天天高兴地爬起来说：“我想玩过家家。”

我说：“那怎么行？晚上睡不够会影响健康的。”

戎推推我，说：“起来吧，万一让孩子高兴地玩一会儿，能消除恐惧，有一天就不怕噩梦了呢？”

我只好打起精神爬起来，三个人一起去另外一个屋里。戎开了灯，我往地上放了三个沙发垫子，准备过家家。

天天拿出她的三个芭比娃娃，递给我一个，给戎一个，她自己一个，我们三个坐在地板上开始玩。

天天告诉我们，她们三个要去森林里冒险，去寻找一个可以实现愿望的宝石。天天让她们三个一会儿碰到怪兽，一会儿迷了路，一会儿又遇到暴风雨。这三个芭比就想办法渡过这些难关。我和戎努力为自己的芭比配适合的台词，我的芭比表现得又笨又胆小，戎的芭比必须糊里糊涂，经常把天天逗得笑起来。

每次天天笑起来，戎都看我，冲我点点头。我知道他的意思。

我和戎的芭比在天天的芭比带领下，闯过了一堆危险和困难，终于拿到了宝石。

天天欢呼完，从床上站起来说：“好了，故事完了。真好玩！”

我腿坐麻了，站起来来回走了走，活动活动腿。

天天上厕所回来，说：“妈妈，下一个我们玩什么呢？”

我看了看墙上的表：“都快一点了，我累了，睡吧。”

天天说：“我还不睡，你们要是累了就在旁边陪着我，我自己玩积木吧。”

戎说：“好的。”

天天搬出她的一箱子塑料拼插积木，坐在地上开始拼。她从小就喜欢拼这些积木，能拼出各种各样的东西。

我和戎坐着沙发垫子，靠着沙发看着，看了一会儿，打起盹儿来。

屋里安安静静，墙上的表滴滴答答地响，一点过去了，两点过去了，她慢慢地拼出了火车，拼出了火车轨道，拼出了火车站，还拼出了商店，最后她把塑料小人放到各处，推推我们，说：“你们看！”

我和戎睁开眼睛，看见那些漂亮的火车摆了半个房间。

我们重新上床躺下，天天很快就睡着了，睡得很香。

戎说：“我看这个办法有效，明天我们可以早点陪她玩，就可以早点睡了。”

我看一眼表，两点一刻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和戎九点多起床，天天睡到快十二点。她说昨天晚上没做噩梦。戎很高兴，说今天晚上还可以玩到困再睡。

第二天晚上，到我们上床躺下，天天睡着的时候，我看看墙上的表，两点三十五。

就这样，整整一个冬天，我们每天晚上陪天天玩到她困才睡。她睡得越来越晚，醒得也越来越晚。到最后，天天整个晚上玩，早上睡，晚上天黑了才醒。

孩子可以睡一白天，我和戎还有工作，还要洗衣做饭，买菜买米，我们白天经常睡一会儿就爬起来去忙碌。两个人脸一天天白起来，人一天天瘦下去。

有一天，又是一整夜，早上六点多，窗户渐渐变白了，天天打着呵欠说：“好了，我们睡吧。”

天天去上厕所，我到卧室去铺床，戎看着窗户外面，突然说：“嘿，我看东边的天有点发红，太阳要升起来了。天天，你还没见过日出吧？咱们到顶楼去看日出怎么样？”

天天说：“好啊。”

我们穿好棉衣开门出去，顺着楼梯走到顶层，找一个朝东的窗户往外看。

这里是十八层，但是旁边还有一群更高的楼，我们看不到地平线，只能看到东边天空有点发红。我们站了一会儿，看见一个圆圆的黄太阳从两座高楼的缝隙中露出来。

天天说：“原来早上的太阳是黄色的。”

戎说：“这是因为城市空气不好，我看过真正的日出，太阳刚升起来时又大又红，半个天空都是朝霞，非常美。”

我们要下楼的时候，看见电梯灯亮了。人们开始日出而作。

电梯开门，我们进去，电梯阿姨打着哈欠说：“早上好，你们一家起得真早啊。”

我笑笑。我们三个互相看了看，没有说话。

回到家，钻进被窝，天天很快睡着。我睡不着，又哭了，跟戎说：“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”

有一天早上，我们三个又躺下睡觉。我很困，可是屋里越来越亮，虽然关好了窗帘，阳光还是能透过来。楼下也越来越热闹，楼道里人来人往，吵得我更睡不着。好容易迷迷糊糊要睡了，桌上的电话响起来。是杂志社打来的，说校样出来了，让我去拿。

放下电话，我穿好衣服出门。戎说：“慢点骑车。”

杂志社离我家不太远，骑车二十分钟就到了。我在那儿又等了一会儿，编辑给了我校样，说明天上午返样。我说好的，又骑车回来。

路上人真多，车真多。我头昏脑胀，尽量小心地骑着，还是有一次差点刮着一辆汽车，幸亏我一个急刹车。

在一个路口停车等绿灯的时候，太阳正好照着我的脸，我觉得很刺眼，就抬头看了看天。太阳已经升到半空了，灿烂得耀眼，我赶紧低下头，突然想到，我多久没见过中午的太阳了？

到了家，我擦擦眼泪，放好自行车，坐电梯上楼，开了门，屋里拉着窗帘，昏昏暗暗，戎和天天还在睡。

我醒来是下午五点，天天还在睡，戎正坐在桌前，开着台灯，看我拿回来的校样。我也起床，和他一起看。窗户完全变黑的时候，天天醒了。我打开了灯，她穿好衣服去洗脸梳头，然后出去问飞飞和浩浩能不能玩。

我和戎去厨房做饭。我哭着说：“我们全家都成夜行动物了。”

他说：“我知道这样不是最好的办法，可是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再坚持坚持。”

戎手机响了，他拿起一块抹布擦了擦手，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接：“乔老师你好。”我听见他“嗯……哦……啊”了半天，最后很高兴地说：“是吗？太好了，我跟天天妈妈商量商量，一会儿给你回电话。”

他挂了电话对我说：“乔老师不是身体一直不好吗？现在她请了假在家休息。她家旁边就是农村，她建议我们到村子里租个房子，让天天种菜、养小狗小鸡，这样至少天天就有事干了。她还说愿意经常过来给我们一些指导，要是我们有事忙，她也可以帮我们看天天。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我停止择菜：“太好了，至少我们晚上就可以睡觉了。”

乔老师是个教师，以前老听戎说，她曾经让很多胆小的孩子变得胆大，忧郁的孩子变得开朗，病弱的变强壮。她经常给我们打电话问天天的情况，可是她住在顺义，和我们离得很远，帮不上什么忙。要是她当面指导我们，在乡下生活一段时间，我们不仅有希望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去，天天还大有希望再回到学校。

戎说：“我明天一早就去顺义，跟乔老师当面谈谈。”

我说：“那你不睡觉了？”

戎说：“我可以在汽车上睡。这事对我们全家都太重要了。我要趁热打铁。”

一会儿天天回来，说：“他们还是在写作业，不能玩。”

吃完饭，天天还让我们陪她过家家、捉迷藏，我们努力陪她玩。

她拼积木的时候，我和戎拿出校样校对。

这一夜又这样过去了。明天，总算有希望了。

早上，天天又睡了。我先骑车去杂志社还了校样回来，戎穿上衣服去顺义，我接着躺下睡觉。

我下午五点醒来，起床做饭。天天仍然六点多醒。她洗了脸梳了头，穿上衣服去楼上楼下小朋友家挨着问他们能不能玩，一会儿回来，到厨房哭着跟我说：“她们都不能玩。”

戎回来了，他抓着天天的胳膊说：“天天，有个好消息，将来你就有事干了。”

天天哭着问：“什么好消息？”

戎说：“我今天去乔老师家了。她家旁边就是农村，有田野，有树林，还有一条河，可好了。咱们到那儿去种菜，养鸡，养猫，养狗，好不好？”

天天不哭了，说：“我想养只狗。”

戎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今天就在那租了一个农家院，地方可大了。”

她说：“我还要养小鸭子。”

戎说：“好啊，没问题。”

我说：“我想种菜。”

戎说：“想做什么都行。”

停了一会儿，天天说：“还是不行。那儿的人一定也会说我的，因为我不上学。”

戎说：“我们可以跟他们说，你是眼睛不好，请了假休学到农村养病的。他们就不会说你。”

她说：“不要。我不喜欢陌生的地方，我就住在这里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

我和戎相视一下，没再说话。

晚上我让戎睡觉，我一个人陪天天。她让我陪着玩了一会儿过家家，然后拼了很久积木，看了很久的动画碟片，画了好多画。

第二天早上戎醒来，说：“晚上睡觉的感觉真好。”他起床给我们去买了油条豆浆，我们吃了，天天就去睡了。

我没睡，上午去杂志社看数码样，一边看一边打哈欠，努力打起精神认真看。看完后，这一期杂志就算结束，等下一月了。

下午回到家，我倒头就睡。这次是天天醒了把我叫醒的。她起床后，仍然是去找小朋友，仍然没有人能玩。回来后，她又去打开电视，看动画片。

我和戎去厨房做饭。天天突然说：“我听见外面小孩玩的声音。”她跑到窗户那儿往下看，院子里已经亮了灯，美美她们几个女孩在玩老鹰抓小鸡，又跑又笑。天天跑过来抱住我：“妈妈，为什么她们能玩也不来叫我？”

我说：“也许——她们忘了。”

天天说：“那为什么她们四个都没忘，就忘了我？”

“也许她们也是听见有人玩自己下去的呢？别管这些，你也下去玩吧。”

“她们不想跟我玩，我下去她们一定会不高兴的。”

她很矛盾，最后决定还是下去，可是到窗户那儿一看，院子里已经空了。她又哭了：“她们怎么这么快就回家了？妈妈，怎么办啊？我好想跟她们玩啊。”

戎走过来说：“我们去农村吧。到那儿可以养动物，你跟动物

玩儿。”

天天说：“好吧，咱们明天就去吧。”

戎给乔老师发了短信，告诉她我们明天去。

发完短信，我们立刻开始收拾。戎先去商场里买电磁炉，因为那个房子里没有煤气灶。我找了几个空箱子，两个大编织袋，装要带的东西。现在天气还很冷，要多带几床棉被，还有做饭用的锅和碗筷，还有我和戎这几天要校对的校样……

天天也收拾了一堆她自己的东西，有布娃娃、绘本、零食，装到她自己的背包里。

夜里，我陪天天玩过家家的时候，困得脑子不转了，说出的话前言不搭后语。天天说：“妈妈，你休息吧，我看电视。”

我在沙发上靠着，非常累，但是脑子乱糟糟的，不知道这次我们的选择是否正确，会不会成为又一场噩梦。

2009年3月9日，天亮了。天天说困，我说：“现在不能睡，一会儿坐上车妈妈抱着你再睡吧。”

戎买来豆浆油条，我们吃完就开始收拾东西，然后坐电梯把那些箱子和口袋一趟趟搬下去，在楼门口堆了一座小山。

戎到停车棚里把我们家那辆小助力三轮车推了出来，说：“天天，爸爸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！”一会儿工夫，他不仅把那一堆东西全放进了小小的三轮车，用绳子横七竖八绑得结结实实，而且还给我和天天留出了一小块坐的地方。

我和天天两个人拿上地图，艰难地爬进那个狭小的地方，紧紧挤着坐下。

戎坐上车座，发动装在前车轱辘上的那个小小柴油机。我看了看手机：十二点五分。

出门的时候，居委会大妈坐在门口问：“你们这是去干嘛呀？”

戎说：“去玩。”

我们看着地图，一路“嘟嘟嘟”地顺利前进。天天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下午一点到石各庄，叫醒天天，在路边一家羊肉馆吃了羊肉汤、羊杂汤和烙饼当午饭，非常香。

重新上车后，天天就不想睡了，兴奋地左看看右看看。

路两边楼房越来越矮，越来越少，树林越来越多。

两点到黎各庄，左边车胎爆了胎。好在不远处就有一个修车摊，我和天天下车，戎把车推过去修。

修好后我们上车，戎开了一小会儿，又爆胎了，还是左边轮胎。这次已经看不到修车摊了。戎向好几个人打听，推着车走了很远，才在一个村里找到修车的人家。

修好后我们又重新出发，不一会儿戎就拐到了一条河堤路上，一边是河，一边是树林，河那边是夕阳。车开得很快，树林刷刷往后退。忽然听到一声熟悉的“啪”声，车子左边就低下去了。

戎停车下来看了看，说：“车胎又爆了，这儿可没有修车的了。不能带那么重，你们下车走吧。”

我和天天下来步行，戎也下来拉着车走。

走了好大一会，还不见我们的目的地吴各庄。太阳离地面越来越近了，戎说：“不行，这样要搭黑的。你们慢慢走。我先带着行李走，到吴各庄卸了行李开空车来接你们。”

他开着车“嘟嘟嘟”地走了，我和天天沿着河堤往前走。

河很宽，两岸是树林，河边长满了草，河里游着一群群野鸭。

天天要沿着河边走。我们下到河边，野鸭们“呼啦啦”从河面飞起来，在空中“嘎嘎”叫。她往河里扔了几块石头，捡了几个树枝，又去看了一个废弃的棚子，又回到马路上继续走。

夕阳在河那边，越来越红，越来越低，最后不见了。天暗下来，路上偶尔飞快地驶过一辆汽车，然后只剩下我和天天两个人的脚步声。

远远听见“嘟嘟嘟”的响声，天天说：“是我们的嘟嘟车，爸爸来接我们了。”

车走近了，还真是戎。三轮车上空了，我和天天坐上去。车开了一小会儿，从一个路口下河堤，就看见了一个村庄：通州宋庄镇吴各庄村。

天还没黑透，村里有的人家已经亮起了灯。进了村，一个个院子，砖墙，两面坡的房顶。从墙往院里看，院子里都有树，有的房顶烟囱还冒着烟。空气中一股炒菜的香味。街上有人站着在聊天，几条狗在溜达。

戎问：“天天，你喜欢这个村子吗？”

天天说：“喜欢。但是我怕。”

三轮车穿过村子，到了村的最西边，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胖乎乎的男孩站在街边，看见我们笑眯眯地迎上来说：“你们来了。”

我和天天从车上下来，胖乎乎的男孩说：“叔叔好，阿姨好。”

然后问天天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天天紧紧抓着我的手，小声说：“天天。”

男孩说：“我叫王家恒，小名叫东东。你就叫我东东吧。”

天天小声说：“嗯。”

大妈一把拉过天天的手握着，问天天：“告诉奶奶你几岁了？”

天天说：“八岁。”

大妈说：“比东东大一岁，那你就是姐姐。小小年纪干嘛戴眼镜？”

天天扭头看看我，我赶紧回答：“本来该上二年级了，就是因为她眼睛不好，远视，散光，老疼。医生让休息，我们就给她请了一学期的假，来农村住住，养养眼睛。”

大妈说：“你们做得对，眼睛可是很重要的。千万别着急，等眼睛养好了咱再上学。”

大妈和男孩领着我们到了戎租好的房子边。房子在村子的最西边。红漆大门，四合院，两面坡房顶的大北房，露着彩色的椽子头，翘出宽大的屋檐，铝合金窗户又大又亮，院子东西两边也有好几间小屋。天天进进出出，把屋子转个遍，说：“我好喜欢这儿啊！”

大妈给我们介绍，院子西边的小屋子是厨房，里面有一个柜子，一个两层的水泥台，一个水池。东边的小屋子房顶上有个烟囱，屋里有一个炕，屋门口有一个大柴锅，平时可以烧火做饭，冬天还可以烧炕。两个屋子中间连着个顶棚，下雨的时候可以烧火做饭，又可以晾

衣服。东南边的屋子可以放东西，西南角那个屋子是厕所，有蹲坑，冲水，屋后有化粪池。

大妈又领着我们出了院门，门口有一小块田长着韭菜，西边有一面墙，墙上有一个小门，打开小门出去，哇，是田野！

近处是房东的一大片菜地，远处是果树林，再远处是杨树林。房东指给我们看，靠墙有两个大柴堆，柴堆旁边那片地就是给我们的菜地。

大妈给我们介绍的时候，东东从旁边一个坑里挖啊挖，挖出两根胡萝卜，说：“天天，给。这个坑里面埋了好多萝卜，什么萝卜都有，你以后要吃萝卜就来挖。”

天天接过胡萝卜，说：“谢谢东东。”

戎给乔老师打了个电话：“乔老师，我们到了。”

天黑下来，我们要回家了，转过身来，天天说：“看月亮！”我看见一个又大又亮的月亮挂在村庄上面。

回到屋里，开了灯。院子里黑黑的，屋里黄黄的灯光看起来好温暖。北房里面有好几个房间，厅里有一张双人床，一个旧衣柜，一个缺一条腿的茶几，墙上还挂着一个挂钟，大妈过去把钟摘下来，说：“我那院没表，我忘了拿过去了。”

房东大叔也来了，也是矮矮胖胖，和大妈一起帮我们把厅里的床和衣柜挪到东边房间里，做卧室。

我们正忙着，听见天天叫“乔老师”。乔老师的老公抱着一个大包袱走在前面，说：“这儿夜里冷，我拿了一个被子，你们晚上盖厚点儿。”

过了半天乔老师才慢慢地走进门。她穿得严严实实，头上蒙着厚厚的围巾，身上穿着长到脚的羽绒服。打过招呼后，乔老师的老公帮我们将被褥铺在床上，乔老师就在屋里来回转悠，看见屋子后面墙上也有一个小窗户，就说：“你们一定要把这个窗户拿东西糊住，免得受寒气。穿堂风最要命了。”

收拾完后，戎问房东村里有没有饭馆，房东大妈说村东头十字路口有个小饭馆。我们请乔老师一块去吃饭。

乔老师说：“我身体不好，肠胃很弱，不能吃普通的饭，我得回

家喝粥。”

乔老师说了再见，坐上老公的汽车回去了。我们一家三口去村里小饭馆吃饭。

村里有路灯，很亮。街上经常有人走过。村东头十字路口非常热闹，有饭馆，商店，馒头大饼店，台球桌。好多人在打台球，买东西，聊天。

小饭馆只有三张桌子，菜谱写在墙上。我们要了香菇油菜、家常豆腐、西红柿鸡蛋汤和米饭，一吃，味道还真不错。

戎问：“这次我们真的要到农村住了。天天，你高兴吗？”

天天说：“我有点高兴，有点害怕。”

吃完饭回到家，戎拿了钱给房东送去。房租是每月一千元，一月一交。戎回来说，我们房子里有单独的电表，房东抄下了现在的电表数，每月来看一次电表，按一度电一元钱收电费。每月水费和卫生费一口人十元。

临睡前，戎去检查了一下大门，锁好，从里面插上门闩。我们睡觉的北屋的门也锁好，铺床的时候看见后墙那个小窗户，戎找张报纸糊住了。

我们铺好床钻被窝，关了灯，天天刚说了一句“我怕噩梦”就睡着了。

我非常高兴，跟戎说：“多少天来，天天终于在晚上睡觉了。”

戎“嗯”了一声，就睡了过去。

屋里黑黑的，四周安安静静，我也睡吧。

我们铺了好几层褥子，盖了两层被子，还是很冷。半夜我被冻醒了，又把放在椅子上的棉衣都拿过来，盖在三个人的被子上面，还不暖和。一直到早上被窝都是凉的。

好容易天亮了，我们听见村里的公鸡叫，屋檐下麻雀叫，邻居家在说话。这是2009年3月10日，我们下乡的第一天。

我们穿上冰凉的衣服，下了地，打开门，一股更冰冷的空气扑过来，冻得我们仨哆哆嗦嗦。